

不经意间，厨房置物架底层的一个塑料袋口，直直地挺出一株紫杆绿叶的植物，娇嫩纤柔。心，为之一动。

掀开袋口，几颗红薯，薯身遍布着薯芽、薯苗，大大小小、或卷曲着，羞涩地颀首低眉，或直立向上，生机勃勃。随性黏贴在薯身上，刚冒头的，现着白色的牙，稍长一点，紫色的微茎，苗尖处，托着柔嫩微卷的叶子，泛着淡淡的绿。

厨房的暖，孕育出的生命，悄无声息，柔韧，蓬勃，挣扎着，奋力向上，这一抹新绿，刚刚启程，向着无限的生机出发。不期而遇的美，总令人惊喜和怜爱。置于楼道的旧花盆里，培土浇水，放在花架上，立在门口。

不多日，花盆里簇满翠绿，一两根藤蔓，耷拉下盆沿，随风飘动。虽没有绿萝的娇艳欲滴，于我，却满载着暖暖的记忆，透着烟火的气息。

想起了那个庄子，和庄前屋后的一片片红薯地。一埂埂，一坝坝，碧绿的叶，铺满一地，密不透风，有风时，翻卷的叶，泛着微白，荡起一道道涟漪。

黄昏里，村妇竹筐里满满地红薯叶，那是牲口的佳肴，拧着筐绊，往家疾走，不停搓着手，想褪去薯叶时粘在手上的黏黏浆汁。孩童掐下薯杆，来回折断好几下，连着皮，挂在耳朵上，当做耳坠，摇着头，“耳坠”摇摆着，嘻嘻地，拽着大人的衣角，蹦蹦达达，亦步亦趋地跟着。

那脆嫩的薯杆，摘掉叶，洗净，根部对齐，拢成一把把，糯稻草系紧，置于坛子里，再放些青红辣椒，加盐添水，压一窝卵石，坛口蒙上塑料皮，捆紧。不多日，黄亮亮地薯杆，配以同坛

栾花开尽秋色暖

喻本荣

初识栾树，在春天。
春雨潺潺之后，草木萌动，新芽爬满高枝，春天的花儿也是不讲道理的，到处乱开。小区人行道上，不晓得什么时候多了两排高大挺拔的树，寒枝依旧，傻愣愣地杵在那里，全然不知春江水暖，光秃秃的枝丫，任风呼雨唤，都无动于衷，不应春景。细细看，粗糙褐色的树身，像极了长在乡下爬满“花大姐”(一种花翅膀的虫子)的臭椿树。可又想，能落户城市的树木，一定不是我年少时见过那土得掉渣的臭椿树。我不知它叫啥名字，就送它个“愚木头”吧。晨晓暮晚，上下班从树下经过，我还是很期待，期待某一天，“愚木头”会开花，会结果，为我居住的小城，撑起一片风景。
也许美好的事物都需要慢慢等待的。直到绿色淹没了春天，花儿都开累了，突然发现这些“愚木头”醒了，开始抽枝展叶了，长长的叶柄两边对生羽状复叶，叶子卵状椭圆，嫩红的叶子一天天变绿，层层叠叠，一心一意地绿着，浓荫如盖，为路人遮阳挡雨。远望去，像一排排年华正好、整装待发的女兵，端庄秀丽，英姿飒爽。
渐渐地，心里开始念起栾树的好。后来才知道它叫栾树，又名灯笼树、摇钱树、国庆花。一个春天一个夏天，栾树一直很安静，不赶着开花，也不急着结果，就那么傻傻地绿着。但我还是喜欢喊它栾树，名字很温暖，一喊起来，好像满世界都春暖花开似的。

九月，栾树终于开花了，它把一柱柱嫩黄嫩黄的小花儿举过头顶，昭示着秋天来啦，秋天来啦！所以，有人喊它“报秋树”。栾花开放，秋光激艳了。栾花细细碎碎地开，最民间，最日常，像人到中年的日子，无惊无澜。秋风吹过，簌簌纷纷，落了一地，小朵的黄花，很诗意见很灵动，挨挤在一起，絮絮叨叨的样子，像时间，像思念，无法捡拾。栾树下走过，花香染足，清香淡远，感觉尘世仁厚温暖，呵，谁说逢秋

明月·中秋

李艳

1
中秋，有没有月亮
都是岁月流光里最浓重的一笔
是离人奔赴的回归；一条河
流向的圆满；是一条路
指向的归途，是家人的翘首
爱人的相思

而指尖显示的誓言
在此生命中重要的时刻
留住日子彰显
在这个日子彰显
我的三楼有让我踏实的花香
无关美矣。只有真诚

不管中秋有没有月亮
我都会在一个叫平岗的地方温习
时光

煮一盞旧时茶
望一望来时路

2
你肩上的担子重不重
心上的桃花源有没有一只鸽子停留
那里的风景依然美好吗
那条红裙子
是不是绣着白色梅图

又是中秋了
经年的风声未曾吹散的眷恋
还保留年少的温度
我的月亮尚在故乡流连
流光洒满母亲居住的小屋

新绿

许圣权

泡制的辣椒，切成节，撒一勺猪油，拍三两蒜子，混炒，酸辣脆爽，香辣可口。这个季节，那是乡下人的小菜，也是秋学期，住校生菜罐子里的常客，周一吃到周五，买来热饭，扒开，把腌薯秆埋进去，化开白白的猪油和霜。

露水挂草时，掀开薯叶，镰刀贴着她，齐根，割离藤蔓，翻卷着，从坝头到坝尾，裹成一堆。挥起的锄头，沿着坝两边开挖，掏空土，提溜根藤，一串串红薯，大大小小，拥住一起，秋阳下，红扑扑，满身细须，粘着新泥。时而会挖破红薯，白白的断面立刻冒出浆汁来，风一吹，须臾，变成了一个黑点。连着藤，挂在山墙上，悬于屋檐下，让秋风吹进甘甜。飘雪时，藏于地窖，冬夜很冷，围坐在火坑边，拢着手，头枕在臂上，不肯睡去，饥肠辘辘，候着火坑四周的红薯烤出焦香，填饱饥饿的童年，温暖寒冷的冬夜。

哪曾想，这久违的情愫，却被门前的这一盆翠绿唤醒。已不在意它膝下的果实，单就那紫红的藤，如三角枫状的叶，足以让我兴奋不已，复活了岁月的记忆，和记忆深处冬日里的暖。
有这份感触的，或许还有楼道保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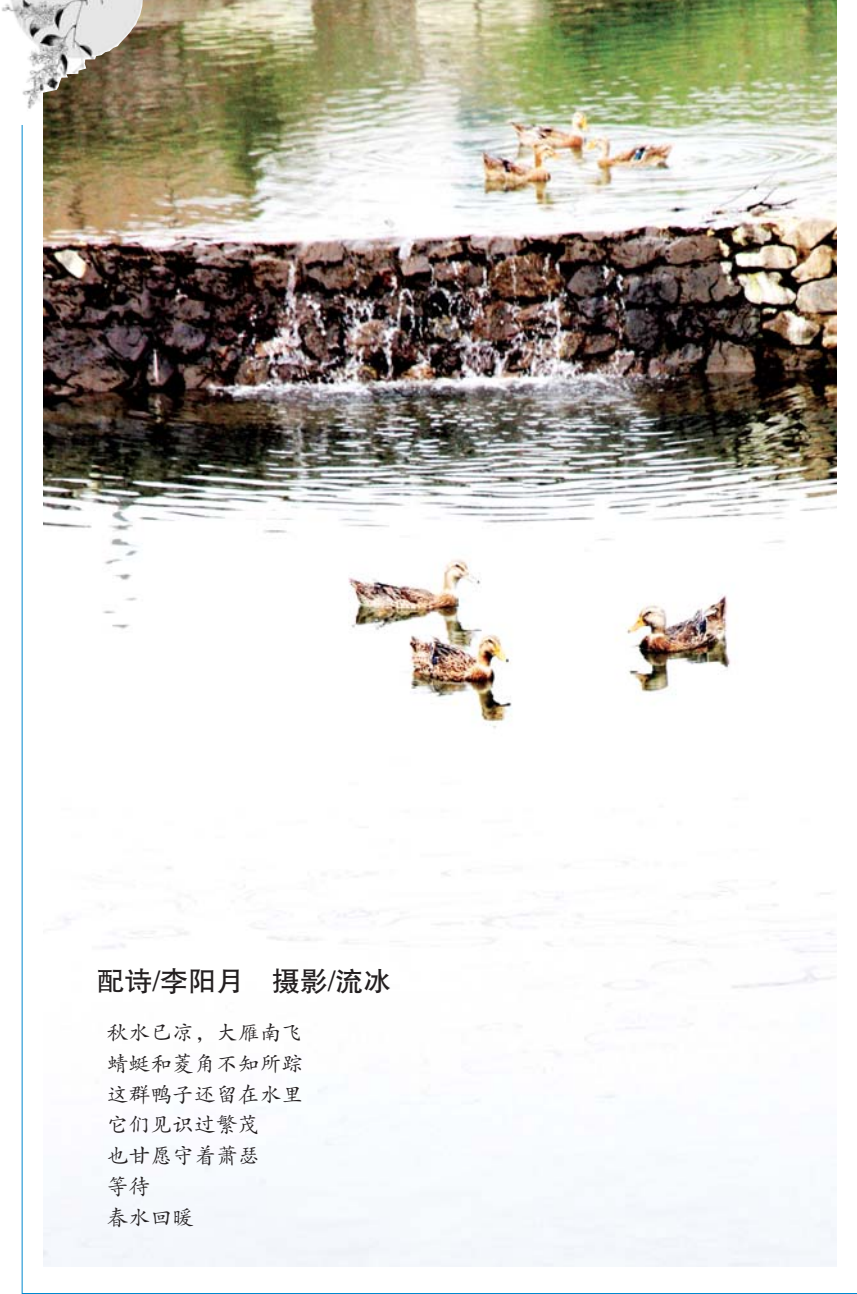
的阿姨。
阿姨，新来的保洁员。附近的失地农民，七十多岁了，瘦瘦的身体，身板硬朗，穿着淡绿色工作服，那绿和盆里的薯叶色系相仿。想来在楼道里看的花卉盆景多了，这盆红薯叶倒让她意外，或者，我相信，她也种过红薯，看到红薯，也勾起了她的回忆。那天，她拿着扫帚撮箕，立在盆边，一动不动，侧过脸，注视着红薯盆，面带笑容，那笑容充满好奇，又有一丝亲切。
“这是芋母子，长长了，剪下就可以插地了”看到我，拿着扫帚指着红薯盆说。

我点头称是，赶着上班，走进电梯。阿姨在电梯口自言自语地说，现在也没地插种了，粮食关那几年，这芋头可救了不少人的命啦。

浅浅地笑意，意味深长地感叹，注解了我的端度。

阿姨，和善，敬业。楼道总是干净明亮。和别的保洁员不同，她有两把拖把，一大一小，拎着一个塑料袋，放着抹布、小铲子和洗衣粉。她讲，楼梯里偶尔会有餐厨垃圾的漏汤，很油，洒点洗衣粉，用抹布抹，清水洗，小拖把

诗与画



配诗/李阳月 摄影/流冰

秋水已凉，大雁南飞
蜻蜓和菱角不知所踪
这群鸭子还留在水里
它们见识过繁茂
也甘愿守着萧瑟
等待
春水回暖

散文

一转眼已离乡十年，慢慢习惯了城市里的喧嚣，故乡的记忆渐渐淡化，今年回乡看到三十年前的老屋依然端正的立在那里，突然感到丝丝惊喜，总觉得童年时光还有见证，还能找寻。

通往老屋的路已被新修的水泥路替代，再也找不到儿时游玩的场地，犹记得老屋的门口有棵大槐树，夏季还会听到此起彼伏的知了声，推开老屋的门，害怕里面也面目全非，阳光透过纱窗斜射在地面上，亮堂了整间屋子，老屋的一切似乎未曾改变……屋内，家里的老照片依旧好好的挂

老屋的记忆

赵伟

在墙上，儿时的涂鸦也未褪色，看着它们，就像看到了我已经走远的童年……

儿时的每一天仿佛都五彩斑斓，清晨，起床刷牙，窗外传来鸟儿在树上欢快的叫声，一切那么真实美好。背上书包，走在石子路上，路两边是绿油油的麦田，还有高大挺拔的白杨树，回头望去，我们的小村庄被棵棵大树包围着，一轮红日在薄薄的晨雾中穿过树梢，越升越高，仿佛一位慈祥的老爷爷在笑呵呵地目送我们上学校，一切充满希望。村外流水潺潺，形成了我们村最天然的“护城河”，早起的小鸭子们已经在水中嘎嘎地扑打着翅膀，梳洗羽毛，寻找小鱼小虾了。每家每户烟囱里升起的袅袅炊烟把这个只有五六户的小村庄装扮得如同仙境。傍晚，我们背着小书包在夕阳与晚霞的陪伴下蹦蹦跳跳地回到家，路边的白杨树沙沙地唱着歌，东边的天空一弯新月已挂在天边，像生活在童话世界一般，真实，却

拖，不会沾染其它地面。
去年装潢时，纸板多，和装修师傅交代，留给阿姨。她带走垃圾，却把纸板留了下来。遇到她，我说，给你的，装修垃圾多，辛苦你了。她说打扫就是我的事。纸板能卖钱，你们不同意，我不能拿。

平时有什么吃食和衣物，我们便想到了阿姨，她总是感激地说着谢谢。还说，这怎搞，我也没什么给你们。

给我们的，她或许认为是她的本分。可我分明感到，那是一份尽责的感动，一份亲情般的舒适，温暖。每次上下班，楼道里遇到，总会“上班啊，下班啦”地招呼着。那天，一家人拖着行李和旅行归来疲倦的身体，入电梯，她正拖地，看到我们，停下手头的活，杵着拖把，抬头看着我们，笑盈盈地一句，回来啦！如亲人的轻唤，一股暖流，在心底涌动。

离家九天了，红薯盆仍湿湿的，薯叶依然翠绿，盆沿又耷拉下来几根新藤。对面邻居在装潢，楼道却干净如洗，窗户透亮。鞋柜上也没有落尘。门前脚垫端正洁净。为赶车，那日离家仓促换下的鞋，已整齐地码在鞋柜上了。

白露已过，天气渐凉。每日上班，一开门，看着干净的楼道和那盆生机盎然地红薯叶，倍感神清气爽，春意融融。

门前这盆新绿，终将枯萎，那忙碌的“绿”总要回归故里，但他们合成的新绿，已于我的心田，插苗生发，绿意悠悠。

街上车水马龙，满城灯笼高挂——明天就是庚子年国庆和中秋同日的佳节了，也是出城潮与入城潮来临之际。

公交站旁，是我们单位交通车的候车点，也是另一交通工具哈啰车的聚集地，由于拥堵，我们单位的交通车，竟比往昔晚了许久。在等车的这段时间，驻足在哈啰丛林中的我，不仅看到哈 车越来越少，而且还有幸看到了一个个小故事。

一位俊俏的小姑娘用手机扫了我旁边的那辆哈啰电动车，欲骑走时，却来了个前仰翻，小姑娘欲摔倒之际，我赶紧扶住她，仔细一打量，原来此车笼头坏了。

“好险啊！如果不是您及时扶住我，我肯定摔得不轻。”小姑娘接连对我说了好几声“谢谢”，那声音发自肺腑，听起来很暖。

在我等车的这段时间内，竟有十五个人欲骑走这辆“病车”，我如同祥林嫂一样，不厌其烦地把同样的话重复了十五遍，我也收获了十五声“谢谢”！

这时候又走来一对年轻夫妻，我把同样的话对他俩又说了一遍，告诉他们俩这辆车是“病车”也许丈夫只关心怎样可以早点到家，他竟然用怀疑的目光将我打量。

这个人的话可信吗？真实可靠吗？

就在他纠结骑不骑的瞬间，不知从何处又来了一个冒失鬼，十五六岁，一脸青涩，正上高中的样子。扫码、蹬车、快跑。瞬间，只听见“咣当”一声，哈啰车就重重撞到了路沿上，幸亏那高中生反应敏捷，及时跳离了那辆“病车”……

年轻夫妻赶紧出手相助，男子赶紧帮忙扶起摔倒的电动车，女子赶紧帮忙收拾丢弃的文具，眼尖的她看到高中生手面有一片“红”，又从包里掏出了湿巾递给了高中生。

高中生向年轻夫妻躬身致谢。“谢谢。谢谢。”

“别客气，别客气。”

这对夫妻渐行渐远。

路灯次第亮了，散发出橘红的光晕，仿佛是一条璀璨的光带，氤氲出城市的美好。

草木繁茂，月色如水，桂花在这个热闹的晚上任性地开放。每一个

枝丫上都是花，拥挤的花，密密匝匝的花，手舞足蹈的花。

而我，站在路边，又倾听到一声天籁。善意是会传染的，对年轻夫妻才说过“谢谢”的那个高中生，刚刚也收获了别人的“谢谢”。

因为他正奋力帮一对困在公交车夹缝里的母子，把电动车抬上了人行道。

此刻，我被那对友善的小夫妻感动；

此刻，我被那个仗义的少年感动。

难抑心头激荡，我想唱，我想对着这座城市而歌。

八月风多情，我的青丝，冷不丁被什么东西撩拨了一下，我用手轻轻将它捉下，哦，原来是一朵嫣然含笑的桂花。这肯定是一朵贪恋

人间繁华的桂花，所以它想和我来一场放肆的爱情，我想它放在鼻前，暖昧地嗅了嗅，多可爱的“小精灵”啊！真是沁人心脾。

拥堵是一次爱的教育，出手相助的人，此时成了这个傍晚最美丽的风景。路上好堵，很久交通车都没来，但心情不堵。车迟早会来的，我的心态愈加平和，不着急，慢慢等，我要好好享受，今年这难得浩瀚的桂花香。

这世俗的热闹，自有一分美好。

平时我们都在说，人活着是因为有爱，是因为有温暖，疫情被打败之后，一切都是新鲜蓬勃的。

是多少人的无私付出？才有今天的拥挤和喧嚣。

是多少人的奋不顾身？才有今天的平安和祥和。

山河无恙，花好月圆。
在今年这个来之不易的节日里，你是否想到感恩生命中的各种美好，是否想到一个重要的字眼：爱？！

社会和人是离不开爱的，一个城市更得有爱，城市有爱，生命才会灿烂！有爱的城市，才可能保持永恒的光艳；有爱的城市，才可能充满活力。

城市更得有爱，城市有爱，生命才会灿烂！有爱的城市，才可能保持永恒的光艳；有爱的城市，才可能充满活力。

城市更得有爱，城市有爱，生命才会灿烂！有爱的城市，才可能保持永恒的光艳；有爱的城市，才可能充满活力。

秋食

赵延文

残荷听秋雨”的名句。其实莲藕特别辛苦，《舌尖上的中国》介绍湖北农民到洞庭湖采藕，在湖上要呆好几个月，体力活，特繁重，还要仔细，采出来的藕要完整，品相好，才会好卖。

莢实不得不说，也叫鸡斗米，品相不大好看，但有健脾益气、固肾强精等作用。鸡头米南方北方都有，尤其苏州鸡头最负盛名。清沈朝初《忆江南》云：“苏州好，葑水种鸡头，莹润每疑珠十斛，柔香偏爱乳盈瓯，细剥小庭幽。”这“细剥小庭幽”很有意境，与辛弃疾的“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一样妙不可言。我爱人的老家霍邱，紧靠淮河，鱼虾菱角丰富，鸡斗米也是霍邱的一大特产。霍邱鸡斗米粒大、饱满、肉厚、味美，生产养殖基地140多个，给霍邱经济带来不少实惠。中秋节前，有亲戚给我带来两盒，比我小时候吃的鸡头大多了，可能是缘于不同的水系原因吧。

中秋时节，树上的石榴、柿子成熟了，在秋阳中高高挂起，宛如一个个红灯笼，光彩夺目。石榴源自西域（今伊朗、阿富汗），张骞从西域带回，种在上林苑和骊山脚下，就是今日的临潼石榴。临潼石榴大、柿子小，但由于早晚温差大，所以特别甜。五河的石榴也很有名，到同学那吃过。我吃石榴不吐籽，嫌费事。今年中秋，儿子带回土耳其软糖，价格不菲，我就连籽吃。柿子有搅柿和烘柿，烘柿更好吃，深秋时节经常看到有人卖，一个个码在筛子里，鲜红的，有次到乡镇，一块钱买好几个。杨贵妃吃柿子、石榴可能吃腻了，所以要吃荔枝，可以理解，我们小时候都觉得人家锅的饭菜香。

庄稼人最关心的还是地里的收成。中秋时节，家家户户起花生，起红芋。花生新鲜的可口，红芋要收浆才好。钱钟书说烤红芋闻起来香，吃起来平常，其实不然，我们小时候在锅洞里烤的红芋就很好吃，小时候家来客人，母亲就用花生招待，才起下的花生水煮，晒干的花生锅炒。许地山《落花生》描述了一家人收获花生的情景，通过谈论花生的好处，借物喻人，揭示人不要贪图虚名，要做有用的人，道理简单深刻。包产到户之前，我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一人劳动，带着三个孩子，年年超支，一次生产队分红芋，我家分的少，就把大伯家的一筐红芋往家搬。那时五六岁，现在都是奔六的人了，很是感慨，年年中秋月明，明月中秋年，转瞬就老了。

诗歌



东石笋文学

本版责任编辑：流冰
邮箱：543385541@qq.com